

教師心橋

看的見「青少年主體」的性教育

劉宜 性教育季刊

1974年，瑞典通過了一個墮胎法案，當時很多人擔心青少年會因此以墮胎作為一種避孕方式，於是成立了青少年諮詢中心，提供青少年有關性方面的諮詢及服務。時至今日，瑞典的每一個城市幾乎都有青少年諮詢中心，而且青少年來此接受諮詢的情況也很普遍。什麼樣的環境可以讓青少年感到有安全感，而願意前來尋求協助？瑞典青少年諮詢中心提供了良好的示範。中心受國家政策的保護，不與學校連結，讓每個前來求助的青少年能夠暢談自己的問題，他們知道前來求助可以安心。

在台灣，我們並沒有這樣一個可以讓青少年安心前往求助的公立機構，甚至這樣的理念還未被大眾接受。前一陣子，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討論青少年性行為的談話節目，與談人中有專家學者還有兩位高中生，話題談到當學生未婚懷孕時會找誰談，大人們說找家長或老師最好，在場的學生直搖頭說，最不可能找家長。我們的學校輔導工作在處理這種問題時，常常都會協同家長處理，青少年了解這樣的方式，因此當問題發生時，他們寧可孤立無援，也不願意像大人求助。台灣方式的出發點是以成人為主體，青少年為客觀，說是為青少年好，實際上解決的確是成人的焦慮。瑞典青少年諮詢中心從青少年的立場出發，選擇以尊重青少年意願的方式給予最大的協助，同樣是青少年協助工作，卻因為主體性不同，而有很大的差異。

另一個值得學習的是青少年諮詢中心對「青少年性慾」的正面思考，他們正視性慾對於青少年認同發展的重要性，認為和他們討論此項議題，聆聽他們的經驗和期望是很重要的，因此中心是以開放接納的態度來從事教育、輔導、諮商與保護的工作。反觀台灣，對於青少年在性與身體的探索卻經常視而不見或加以污名化。性教育課程仍曖昧的談論著生殖，避而不談關於性的一切，而大部分的學校與父母仍使用道德勸誡的方式談論對胎等等。從這裡可以比較出，台灣和瑞典在看待青少年的性，是秉持著多麼不同的觀點。前者以道德論述作為保護的宣稱來包裝「禁慾」的性教育，後者則相信愈充足的資訊與正面的態度，才是最好的方法。於是當瑞典的青少年愉快的享受親密關係，建立自信時，台灣的青少年可能正面臨身體愈旺與自我認同的撕裂。我們應該給青少年什麼呢？諮詢中心的與談者曾提及中心有提供給年輕男性的特別時段，只要給男性機會，他們就願意負起學習的責任。我想這同樣適用於當我們在談青少年問題時，與其一味地認為他們還太年輕、不懂事，不如提供機會讓他們學習扛起責任，面對問題。

一個機構的運作與政策的推行，必須要有穩固的後盾，瑞典的青少年諮詢中心不僅提供諮詢，也從事教育的工作，每個城市幾乎都有一個諮詢中心，重要的是政府補助了其中大部份的經費。幾年前，我曾經擔任過地方法院保護管束青少年的個案輔導員，在一次的個案討論中，法院的觀護人主任語重心長的說：「我們以補救的方式來作輔導，常常是亡羊補牢，每一年被送保護管束的青少年比例是逐年增高，而法院所能提供的人力相較而言越來越不足。如果能提早作預防，才可以有效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，但是這些青少年沒有選票，所以他們的需要就被忽略了。」如果這是台灣的政治現況，那麼就不難理解為

何台灣缺乏類似的公立諮詢機構提供青少年更多諮詢服務，只有少數的民間機構，在資源缺乏的狀況下單打獨鬥。

務實性的性教育

近年來的暑假，媒體總大肆報導著有關對墮胎的一切，看得家有青少年的父母內心惶惶不安。但是，這些對胎潮真的存在嗎？會者又是媒體煽動性誇張的報導？這些報導並沒有提供實際的數字，因為青少年選擇墮胎的醫院可能難以調查。但一般人看到媒體報導時，嘴裡總說著：「世風日下，青少年性氾濫…」，但我們是否曾思考它的真實性？

瑞典性教育強調「務實」。在從事性教育工作之前，我們必須先反躬自省自己對於「性」的概念與價值觀，因為性教育關乎的不只是知識，而是價值觀的討論。

反觀台灣的性教育推行，以「真愛值得等待」宣導不要有婚前性行為，但是真愛=婚姻=合法性行為，這樣的邏輯與社會現實脫節，仔細推敲，大學生的年齡已滿18歲了，其中已有性經驗的人可能不在少數，但這種在校園中宣導不要有婚前性行為的性教育政策，不僅可能污名化已有性經驗的學生，責難他們的性行為不合法，懷疑他的性不安全，另一方面，也只是讓青少年認為這是學校（社會）又一落伍的政策宣導，卻毫無正面的效果。這樣的性教育政策是否務實呢？

在瑞典時性教育協會的講師 Hans 特別提醒我們我們，必須了解自己教的到底是誰的性教育？也就是說，如果我們只用一種觀點與學生探討性教育，那很可能學生就會以為只有一種性教育。大部份的老師不會覺察到自己觀點的侷限，但這就會排除許多相關的議題，甚至使立場趨於單一狹隘。性教育教師需要時時反省自己的位置與立場，檢視性教育是否只是異性戀的性教育、白人的性教育、都市的性教育？同性戀觀點的性教育、移民者的性教育、鄉村地區的性教育，是否也應包含在討論中？

他也提到性不是醫學上病理問題，它其實是生命中複雜的一部份，包含著快樂悲傷，也包含著幸福與失望。這樣的觀點和過去我們在台灣所學的性教育很不一樣，它提供我們一個更開放的視野，同樣地，同志議題的教學上，談同志議題不只是為了減少歧視，而是要讓生活在異性戀霸權下、不同性取向的學生覺得自己是OK的。他同時也提出一些實務上的教學方法，讓我們獲益良多，例如在語言運用上，用 partner 或伴侶來取代男朋友、女朋友等。我發現，瑞典的性教育真的是以「務實」為取向，將性教育的討論拉到實際的生活面向，而不是將它問題化。

這些經驗，真值得我們學習！

【輔導室資料組編製】